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全解卷二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此蓋高宗之賢臣祖己也因雊雉之變進戒於高宗實訓之體也然其所陳析而為兩篇其一篇逸於秦火者既名高宗之訓故此篇惟取篇首之高宗肜日

一句以為篇名之別非有他義也案書之百篇皆有序漢儒例以為孔子作而其竊以為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序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者以其閒所序事迹有不見於經而獨見於序者如此篇正經所言但曰高宗肜日即未嘗言祭於何廟之肜日但曰越有雊雉即未嘗言其所居於何處而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其當時史官所録則何以

知其鳴於成湯之廟又何以知其升於鼎耳乎此事苟非舊史所傳則孔子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之於千百載之下乎故百篇之序但是史家序其所為作此篇之意而已不必求之太深也夫高宗之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禰必殺于祖矣其祭成湯之時禮必有缺而不備者故于祭之明日適有野雉飛入於廟中升鼎耳而鳴此其災異也明矣於是賢臣祖己進諫於王而正救其失將使

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肜者祭之明日以禮賔尸行事之有司祭之賔客皆與焉商謂之肜周謂之繹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肜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絲衣之詩繹賔尸而作也而其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之時必陳鼐鼎於廟中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賔尸

而有雉自外來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為禽常飛鳴於郊野之外今乃於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此物胡為而來哉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故野雉因而至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知夫變異之來當夫祭祀之肜日則是上天之所譴告者必其祭祀之事有不合夫禮者故野雉因

之而至於是推原其所以致之之由以警懼高宗之意而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句有兩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異自銷其意蓋謂商之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之來惟正其事以銷去之如成湯之遇旱以六事而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弭其災祖己之意亦欲高宗之正其事如成湯太戊則可以變災為祥易凶為吉先儒之意蓋如此其說固善無有疑者而蘇氏則以謂繹祭

之曰野雉鳴於鼎耳此謂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審矣故祖己言當格王心之非葢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敬其父溥其祖此失德之大故祖己欲先正之蘓氏之意葢以謂祖己將諫于王則當先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其於格王如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也某竊謂先儒之說誠善然以上下之文勢觀之則蘓氏之說爲長葢下文曰乃訓于王則是上句當是爲其黨

類而言之也語其黨類以將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然後進諫于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則所謂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也故某欲兼存此兩說而以蘇氏之說為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己欲格王心之非以正厥事於是乃訓于王曰惟

天之監視下民其吉凶禍福無常惟義以為常典常
也民之所行合於義則天降之百祥不合夫義則降
之百殃祥與殃之來皆是視夫民之義與不義如何
耳故其降年於民有永有不永者其不永者非天之
意固欲夭民而絶之也蓋民之不義其中有以自絶
其命于天故天將絶其所降之年有不永也民有不
順其德以行其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將欲絶
則必孚信其命降之災異以正其德將使之恐懼修

省反其不義而歸於義也彼民之不知義者則將曰彼天命其如我何則天之絶之也必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夫祖己之所以諫於高宗者蓋以其典祀豐于昵而殺其祖遂致雊雉之變而其進訓于王則先以天之於民降年有永有不永而以義爲常而其所行之不義而獲罪於天天以變異警懼之而不知自省然後及於禍其説既如是之詳矣於是終其義曰王司敬

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以此度之高宗之豐于昵祭意者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於五時八神郟故祖巳先論其壽夭之理然後及於典祀無豐于昵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之心也而王司敬民以下則所謂正厥事也嗚呼歎辭也夫壽夭之理惟以義而為常眉壽之年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之命不可以禳禬而延也惟能常厥事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故王之所主者惟在於敬民而已

敬民若禹訓所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王能敬民則得人主之義矣得乎人主之義則命之有永將至於億萬斯年而無數豈區區禱祠可以益其有永之年哉年之永不永既不在於祭祀之豐殺則其於祖禰之廟豈可致厚薄於其間肖嗣也自為祖禰者自成湯以下繼世以有天下者無非天之肖嗣也既無非天之肖嗣則其所以祭之者國有常典非私意所得而豐殺也葢古者慎終追逺之禮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一也故其所以制為祭祀之禮莫不有常而不可易若以禰為重從而豐之以祖為輕從而殺之則是知有禰而不知有祖猶知其本而不知其根也其為不義孰甚焉國之祭祀既有如是之不義則天之降災異而雊雉之變蓋將以正王之德也王能正厥事而常厥義無豐于昵則足以荅天命而膺有永之年矣茍以為天命其

如台徒私意制其豐殺則將為天之所斷棄此實商家社稷存亡禍福之本此祖己所以諄諄不得不懇切為高宗言之也夫洪範之庶徵五事之得失而驗之於陰陽二氣之休咎肅乂哲謀聖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順之蓋天地之與人一氣也形於此必動於彼彼未有不以類而應之者古之言災異未嘗不然及漢儒董仲舒劉向父子之徒求之太深泥之太過

於是有識之士往往厭其說之苛細穿鑿而無大體
遂欲舉其說而盡廢之謂災異不可以類求然亦不
可盡廢也譬如人之一身五臟之氣有所偏勝於中
則疾病之徵必發見於外如脾受邪其徵見於皮毛
如腎受邪氣其徵見於齒牙若此之類皆未嘗不以
類而應也庸醫不知其所本則妄推求之於外則有
臆度而不能中以庸醫臆度而不中遂謂五臟之氣
不可以類求可乎漢儒之言災異其說之流於鑿則

非也而其所以然之說則不可廢也故蘇氏謂因高宗雊雉之事而知五行傳之末易盡廢此實至公之論蓋以五行傳為可廢者徒惡夫俗儒之至於鑿也或者徒知其為可惡而不知其不以象類而求災異則亦將使人君不畏而無所戒懼如大火則為陽氣盛如大水則為陰氣盛今曰不可苐以象類而求則是大火而非陽氣盛矣大水而非陰氣盛矣又如日食則修外治月食則修內治今曰不必以象類而求

則是日食不必修外治月食不必修內治矣大抵枉不可不矯也矯枉而至於過直則為甚矣學者既無泥於漢儒災異之說而以此篇為信不失乎象類而求災異則兩得之矣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而孔氏引序以冠篇首於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其篇次當在於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矣而失之

也苟以此篇之末不復重出為得體則伊訓之末不當衍四字此雖章句之小失亦不可以不論也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於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之為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於紂之命也既受命於紂以專征伐於是諸侯有為不道者文王為民除害稱兵而往

伐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為耆大傳為肌其音相近蓋在上黨壺關之地與朝歌接而密邇於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為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既勝黎矣殷之賢臣祖伊知黎不道為周所戡其勢必及於殷蓋當是時諸侯助紂為虐者多矣斯民之困於虐政望乎仁政之拯已於水火之中不啻飢渇之於飲食也周人之德既及於黎國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

雖欲不亡不可得也且如湯之於桀本未至於稱兵而伐之惟其葛伯仇餉得罪於斯民故不得已率兵以伐葛既伐葛矣於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情所望其拯己之命者既如此其切湯迫於事勢之不得已故遂伐桀而革夏命蓋湯之伐葛本無伐桀之心而伐桀之徵實兆於此文王之於黎亦猶湯之於葛也文王之戡黎雖無心於伐紂而當時之

人以勝殷之任歸之則雖欲顧君臣之大分而不忍為然天命人心之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此祖伊所以咎周也咎惡也惡其將不利於商也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為得其實祖伊之所以始咎周也蓋以周人乘黎而勝之故也周人既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於殷為是震恐而奔告于紂史官録其言而為此篇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西伯蓋指文王也鄭氏曰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曰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

王伐而勝之唐孔氏主於王肅之說其言謂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終乃三分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案周之制周之建諸侯立二伯分陜而治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太保召公西伯也畢公乃東伯也商之二伯諒亦如此文王既爲西伯主西方之諸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義者文王所當征也

黎乃文王所總之諸侯其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於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咎而奔告于受也漢孔氏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内秉王心紂不能制此說大害理夫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内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

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此盖讀是篇而不知詳攷祖伊之意故為此說是不可不辨也受即紂也此篇與泰誓武成皆呼為受其餘諸書則以為紂盖受與紂音相亂耳祖伊既於戡黎逆知殷之必亡於是奔走以告于受呼紂為天子而謂之曰天既訖盡我殷之命而不能復以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其所以知其訖盡我殷命者以其稽於至人之言考於元龜之占皆無敢知我商家之有吉者言其必凶也盖以天

時人事觀之知其有必亡之理其所以必亡者非我祖成湯而下不相助我後人而絶之于天蓋王之淫戲豫怠有以自絶于天故先王雖有相助之心亦無救國家之亡也惟王之所以自絶者如此故天棄我國家使天下之民不有安食不能虞度其固有之天性不能訓迪其國家之常典此蓋言饑饉荐臻國多凶荒盜賊起於貧窮而犯法者衆也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故今我民無不欲殷家之喪亡謂紂之殘虐如此何不降威罰于紂紂有如是之殘虐而威罰不及其身則是天之命不猛摯徒姑息以容之也民之情怨憤於紂若此之甚而紂方且偃然自肆全無悛改之心而謂彼惡我者其如我何此蓋殷之社稷既有必亡之勢而紂方且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以為必不亡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之所以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已盡矣而紂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不之聽也方且歎曰我之生其脩短之命受之於天彼民之所以惡我而欲我之亡者其如我何即祖伊之所謂其如台也祖伊反孔氏以謂反而告紂此說不然據此祖伊反當是出而告人也紂謂既已有天命不足與語矣於是祖伊出而告

人而嗟歎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其必亡之理而不復可救也蘇氏曰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邪又曰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于天乎此說皆是殷之即喪者言其不旋踵而亡也夫商民之惡紂至於有天曷不降喪天命不摯之言則其怨憤之情可謂極矣而紂且謂我生不有命在

天則民之怨之也益深而天之見絶益甚雖諸侯未有叛之者而殷民固將羣起而為亂矣荀子曰武王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牧野之戰雖武王興義兵以為天下除害而殺紂者則實自乎殷人不勝怨憤之氣前徒倒戈往攻紂而殺之以快其平日之怨非周師之殺紂也祖伊之所謂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言實驗於此詳考祖伊之所以奔告紂者蓋

以周師既乘黎而勝之其勢必將不利於商雖祖伊之意故知周之必將取殷之天下而有之矣然而所以告紂者則惟論其自絕于天而殷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至其諫之而不聽出而告人也則以但言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始終之際曾無一言及於周將伐殷者蓋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其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邪紂既長惡不悛而謂已有天命

殷相率而叛之自絶于天矣則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以伐商哉是知商家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於紂之能改過與不改過而已至於周之戡黎雖足以推夫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者則不在是也故祖伊惟歴陳天人之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遷善不及乎周之將伐殷也若祖伊者可謂知所本矣昔高祖先入秦關項羽後至范增知高祖之得民心也於是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

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故鴻門之會高祖幾不獲免增知高祖之得民心則宜說羽以行仁政使之無肆其殘虐而多殺戮以失秦民望縱使不及高祖之寛仁而猶可以後亡增則不然以其暴虐之政則勸而行之而獨以殺高祖為足以取天下蓋其平生所以相項羽以為取天下之幾者惟有此一計耳使高祖可得而害其能救項

氏之亡予不覿於洍增無以見祖伊之知天命者也

微子　　　商書

案吕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及中衍是時尚為妾改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乃立紂史紀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此説與吕氏春秋同而孟子則以為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紂為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

父也此二說不同案泰誓曰剥喪元良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也則不當以元良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呂氏春秋史記宋世家之言微子者紂之母兄也此篇蓋是微子逆知殷之將亡而謀於父師少師故以微子名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父師箕子也案畢命之篇畢公為太師而康王稱之曰父師此言父師則是箕子為紂之三公也少師比

干葢三孤也商周師保之官必擇其親戚賢德者為之周召畢公皆為成康之師傅比干紂之諸父箕子亦其親戚故當紂之時居公孤之位微子紂之同母兄雖不為師保而亦仕於王朝箕子微子者所封之地名其為國之名與采地之名皆未可知也子爵也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為稱比干雖為三孤於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此三人者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與紂同其休

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於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
故天命亦皆至於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
也此三人者既與紂同其休戚當紂之錯天命知其
滅亡不旋踵而至矣於是情迫於中不能自已故微
子謀於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
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
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殷史得之以為此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若曰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之意潤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所言也史官謂微子以紂之錯天命而逆知其勢之必至滅亡於是遂呼父師箕子及少師比干與同忠者而告之其言以謂商之社稷危亡之徵已

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其曰弗或者蓋其底於滅亡也有必至之理而不可以倖而獲免也我祖成湯勞苦艱難自七十里而有天下創業垂統遂致其功于上世陳其法度以遺我後世之子孫今我之紂乃沈湎于酒用敗亂其德于天下不以成湯創業垂統為心使湯之勞苦艱難以貽子孫者一旦顛覆而不可復存而殷之臣民方且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為攘竊盜賊之事肆姦宄於内外上而六卿下而庶士

亦皆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恒獲謂
犯法於有司者則皆逋亡逃竄而不能恒獲蓋紂既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卿士師師非度者故有罪
者得以容其姦有罪者既得以容其姦則草竊姦宄
之人外得以肆其暴虐於小民於是小民積其憤氣
而不得伸微子以其意度之誠恐小民方將興起視
我商家之君臣如敵讎然而將快其意於一決也苟
小民將起而視為敵讎則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津

際涯岸其至于沈溺也必矣殷遂喪越至於今言殷之喪亡今其至矣必不能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於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言我憂殷家之亡至於發疾生狂而出其在家則耄亂不堪遂將遯于荒野以寫其憂蓋言其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我之愁怨既如此之甚今爾

父師少師乃無旨意以告予何也既責其無旨意告
予於是遂問其所以處此者而曰殷之顛越隕墜殆
將及矣其將若之何也若之何其鄭氏曰其語助也
齊聲之間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意葢此
其字當讀曰姬爲助語之辭也漢孔氏曰如之何其
救之則是但作其字讀故當以鄭氏之說爲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
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人顛隮者以訪於箕子比干於是箕子呼微子為王子而告之曰天降酷毒之災而生此暴虐之君使荒亂我商家方且並與起而沈酗于酒夫紂之惡至於此極而推原其所起則惟在於酒故微子箕子皆以為言而酒誥之書蕩之詩其所以論紂之惡至於失天下者亦惟以此而已既沈酗于酒於是肆然無所忌憚不畏其畏咈戾其耆長與夫舊有位之賢人不聽從其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不畏天追其甚也則并與天地鬼神而莫之畏以至殷民亦皆化紂而無所忌憚也遂乃攘竊天地神祇之犧牷牲用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

實曰用攘竊神祇犧牷牲用言於祭祀所當用之物無所不竊也竊其犧牷牲用以相容隱將而食之此乃無畏忌之甚也降監殷民者言我下視夫紂之所用以治斯民者其視百姓皆如仇讎而聚斂之剝膚椎髓竭民以取之而不顧後患凡此皆召敵讎之道也而殷之君臣方且相與力行而不怠其上下之罪皆合于一使斯民多有瘠病罔有詔而救之者周官師氏以媺詔王則詔者諫而救之之謂也惟紂之惡

至於沈酗于酒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而在位之人又皆罪合于一多疾罔詔則是自暴自棄無間而可入矣而微子所以謀於父師少師者蓋將與之共進而諫王以已其亂也而箕子以謂紂之惡既不可諫矣故繼之曰商今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天降禍災以示我商家將亡之徵我若以其災之故起而諫紂紂必不聽不足以救其亡之患徒自取禍而已紂既不可諫而殷之淪喪殆將及矣我既以紂之不從而不諫

則亦不冝居位而為臣僕其或去或留必皆冝有以
處此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人雖皆紂之懿親位尊地
近與紂同其休戚然其所處之勢則若各有不同者
微子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兄也當紂之末亡箕子
自處父師之任欲立微子以繼帝乙卒不克立則當
時之封此二人者蓋處至危之勢矣紂雖有千百之
惡而此二人者身居嫌隙勢不可以强諫既不可以
强諫而徒死之無益也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

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興受其敗言不可以諫也既不可以諫又不可以居位而為臣僕故微子遯逃以避禍而隱晦以自存庶免於刑戮而冀紂之改過復出而輔之故曰詔王子出廸言我之所以教王子者以為王子必出而遯逃乃合於道也王子之所以出而合於道以我舊之所言欲立子以繼帝乙之後者有以刻害子子若留而不去則并與我而顛隮徒相與死而無救於商家之亡則我二人之所處者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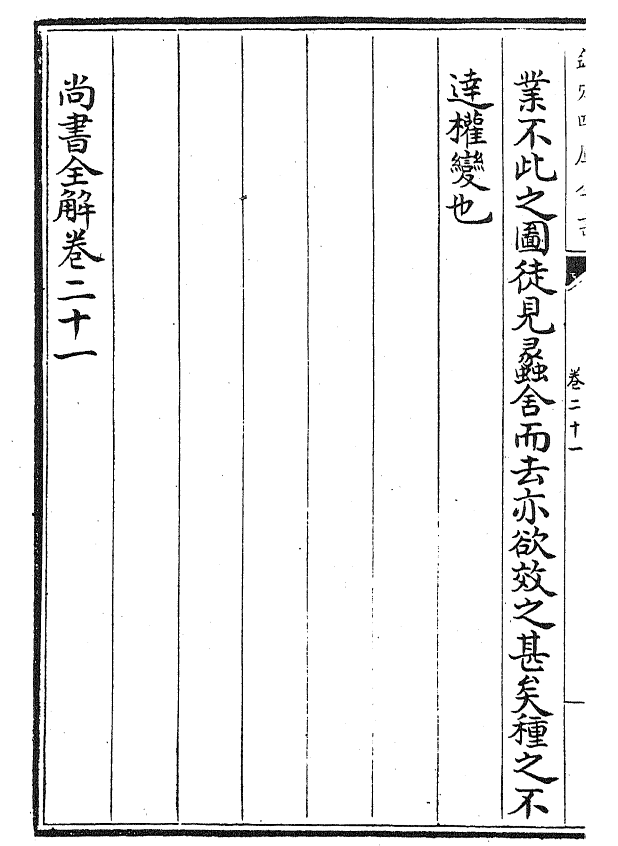
如此而後可也若夫比干則不處於嫌疑之地雖度紂之不可諫猶當追而强諫以幸其萬一聽而從之也此亦其所處之勢不得不然耳惟其所以處之之勢不同我三人之去留不可拘於一定之迹要當人自為謀各行其志以自造于先王要之欲無媿於神明而已故微子宜自此而遯去于荒野我則留居於此隱忍以自存而不必與之偕行也故繼之曰我不顧行遯此其所以為自靖也說者論我不顧行遯往

往謂其能遯而歸周以存其宗祀為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案左氏楚克許許公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佩之焚其櫬禮而舍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之歸周蓋武王克商之後當其去商也姑欲遯迹于荒野以避禍自全而待紂之改過猶兾其宗廟社稷之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於紂之惡不悛為武王之所滅而其國亡矣

於是不忍商祀之顛隮出而抱先王之祭器以歸周而為商請後此蓋出於無可柰何之計爾非其本心也若如或者之論以抱祭器而歸周為微子之遯則是其在紂之時不忍其國之亡而竊其祭器之他人之國豈微子之所忍為者哉故論微子之行遯者未可以抱祭器而為言也此篇之義夫子嘗論之矣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此三者所處之勢不同而孔子皆以為仁者在易有之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言君子處於窮困不必於苟同各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致命遂志而已此三者雖所處之勢有不同而皆有憂國愛民之誠心各盡其心以致其惻怛不忍之義或去或留或諫而死卒皆行其所無事而無強勉於其間莫非其心之所安也惟其心之所安故其迹不同同歸於仁其為仁也蓋所謂處困而致命遂志之仁也范蠡相越王句踐既平呉而反則泛五湖而遯去貽

大夫種書曰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子何不亡種得書偽病不朝越王賜劒種遂自殺夫越王雖長頸烏喙亦未為大無道之主蠡既舍之而去矣彼種留而輔之何所不可而亦舍之而去彼既非勢之所宜心之所安徒迫於人言強勉而為此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豈所謂致命遂志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使種能以此自處則句踐將賴之以成霸



業不比之圖徒見蟲含而去亦欲效之甚矣種之不達權變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六十一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泰誓上　　周書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一則以為大會以誓衆一則以為會中之最大者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為大則同此蓋武王誓師之言為伐紂而作猶

湯誓之伐桀而作也然而不謂之武誓而謂之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篇首有大會于孟津之言遂以泰誓二字為其簡編之别非有深意於其間故先儒之所解亦惟如是而已而王氏好為鑿說徒見今之書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則為之說曰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甚矣王氏之喜鑿也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與大學之大此三字

通用也故泰壇泰階泰伯雖經傳所載或有用否泰之泰字然其實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無以異泰誓之為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否之泰字或作太甚之太字或作大學之大字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王氏徒見作否泰字遂以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往伐以傾受之否為說其說則新矣然而非書之意也泰誓則為誓師以傾受之否

使誥篇名偶用泰否字則當傾否而作誥矣葢王氏欲盡廢先儒之詁訓悉斷以已意則其説必至於如此之陋也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也至於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五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其書遭巫蠱事而不出也遂有張霸之徒偽書泰誓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並傳諸儒皆以為信故其篇内所載觀兵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等語漢儒多用之而太史公

史記周本紀亦載其偽書葢莫以為疑也至後漢馬融始疑之以為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葢覇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泰誓之文以成此書然諸儒所引之書猶未出也至於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霸不能盡見也故融得以疑之雖實疑之然而古文正經比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偽泰誓廢矣晉之所出尚用古字至明皇天寶中始改用

今字又篇名用泰否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
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傳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而學者信之其一說
曰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
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
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伐紂觀兵孟津以卜
諸侯之心諸侯僉同乃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

諸侯期而共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之篇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謂居喪三年然後足以成其數以伐紂之年為文王受命十有一年也其所以有觀兵孟津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十有一年為觀兵之舉此二說雖依倣經文疑若可行然而揆之以理誠有所不可通者案無逸之書曰文王受命

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厥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正始之説一君而有兩元年或三或四或至十餘此盖出於漢文帝之稱後元景帝之稱中元而武帝更年號耳自此以前未嘗有改元之事惟始即位者則稱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自元年以後皆積累而數之徒欲以見其在位之久近耳非如後世以改元為國家之大事也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矣更

稱元年武王繼文王之世不以其即位之年為元年
而上冒先君之年者哉漢儒徒以其所見漢時有改
元正始之事遂以文王質虞芮之訟為改稱元年夫
虞芮質厥成誠出於文王德化之所感然苟使以此
表見於世曰此吾受命之年其無乃待文王之淺也
桒史記武王伐紂實以其即位之十一年非文王之
年也此說與經文合據此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是伐殷在於武王之十一

年也明矣史記之書又以為據然而史記既以伐殷為武王之十一年也而至於伯夷列傳又載其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語此則自相違戾豈有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猶未葬也哉至觀兵之説先儒之論尤為乖戾案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戊午也而先儒以十一年為觀兵之年至十三年一月戊午始渡孟津以伐紂其於序

文既已破碎而不相連屬矣況此泰誓三篇所載皆其渡孟津之時誓師之言初無觀兵誓師之語則序何以忽生此文據先儒之所以必為此觀兵誓師者徒以上篇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遂以是為觀兵之舉某竊以為誤矣武王之意蓋謂當文王之世紂之罪已為上天之所斷棄矣至我小子嗣位與爾友邦冢君觀紂之政冀其有遷善改過而紂殊無悛革之心其所謂觀者正如子貢曰以子

觀於夫子蓋自此觀彼之辭也經文以為觀政而先儒以為觀兵必不可之說也然序云惟十有一年而篇首曰十有三年者何也案洪範篇首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又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是洪範之作蓋克商二年之後洪範既為十有三祀而作則伐商為十有一年也審矣世儒徒以此篇首十有一年為洪範十有三年所汨故傳者亦誤作十有三年矣其實一字誤作三字也史記雖

以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又以謂武王九年祭文王于畢觀兵孟津蓋太史公未嘗見古文泰誓徒見世儒有觀兵二年之說遂從而為之辭耳學者欲觀泰誓之序必知先儒二說之非然後序之意可以無疑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為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為一月者則顧氏之說

未敢以為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録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盖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
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
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為
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故此以建子之月而
為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周之正
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於史
記泰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
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顏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

據未正歷以前用建亥之月為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為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正者則皆改為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

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語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為此慙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之為君既失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

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弔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絕乎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

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者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為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為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為

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
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
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
天之所寄托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為民
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母
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𤇆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祭統曰祭有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為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為

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為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

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為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

為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冀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帝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

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偃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盖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于是盖所謂已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慢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為言者盖人之為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
憚而有所不敢為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為惡
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
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
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
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
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
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

所以自絶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决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言紂之所以自絶於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

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紂既吏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為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絶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

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為之君師大勳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苟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妄赦無罪不妄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盖有罪於

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恥也此說得之矣

同力度德同徳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

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盖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盖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盖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

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所以得是三者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為證也紂聚羣不逞之人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肩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彊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彊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彊商周之不敵既已明甚而況紂之惡貫積盈溢

見絶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
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為此孟津之舉
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徳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
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
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亶
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
罔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祇懼勑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

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盖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茍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

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夷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荅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滛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滛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

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
故武王於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
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為父母
矣既論不足以為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
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

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

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盖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盖當文王之時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

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茍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裏

泰誓中　　周書

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癸巳武王始發戊午

渡逾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來至於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於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上丁之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之時所作既誓師而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

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所以三日而三誓師者葢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戊午次于河朔至癸亥凡五日已陳于商郊則是其次也纔一宿耳明日而遂行也而春秋莊公三年書公次于滑左氏傳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此説非是據武王之於河朔纔一宿耳而謂之次安在其為過信為次也哉左氏傳例拘泥不通大抵類此武王先次舍于河北蓋先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於是廵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昔楚莊王圍蕭師多寒王廵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武王之徇師而誓是亦所以撫民而勉之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從武王渡河者大抵皆西方之諸侯故其

徇師而誓則嗟歎而呼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命蓋

申誥友邦冢君而示之以伐紂之意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

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徳彰聞

此武王所聞古人之有是言也人莫不有好苟好之

則必有投之而不已之意特顧其所好者如何耳所

好者善則其為善之心惟日以為不足為善而日不

足則將為吉人而動罔不吉矣所好者不善則其為
不善之心亦惟日為不足為不善而日不足則將為
凶人而動罔不凶矣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
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
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盖舜之徒與跖之
徒其孳孳則同其為善為利之心則異其積善與利
之心則其所成就者將至於為舜為跖由是觀之世
之人茍能移其為不善之心而為善則其為善亦將

無所不至惟其自暴自棄安於為不善而莫知其非耳由此觀之小人之為不善其用心亦非不專精以其所習者無非驕奢淫逸之事此其所以用心逾勤而召禍愈速也故武王將極陳紂之惡至於穢德彰聞神怒民怨而不可救將推本其所以然者則將在於為不善惟日不足而已既諭其理之如此於是陳其所以惟日不足之故而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言其於無法度之事力行之而不怠也中庸曰力行近

乎仁所貴乎力行以近仁者惟其有度故也茍於有
度之事然後力行之而不怠則其執德也洪信道也
篤矣今紂乃力行於非法度之事惟日不足此其所
以窮極天下之惡至於危亡而不可救也自播棄黎
老以下至於穢德彰聞此又其力行無度之事也黎
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曰面黎色似浮垢也罪人者
逋逃之小人也既力行無度之事於國之老成人則
播而棄之至於逋逃之罪人則昵比而親之而又方

且淫于色酗于酒肆為暴虐之事其臣下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為殘忍於是分為朋黨之家互相告訐以為仇敵其在位之人皆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此其所以億萬臣而有億萬心也紂既淫肆酗虐而其臣下化之人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於是淫刑濫罰横及無辜之民民之無辜者皆呼天告冤而穢惡之德彰聞于天而為天之所棄然推原其所以至於此無他惟力行無度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
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
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既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則武王受天之明命不可
不應天順人而伐之於是遂言夏桀之罪未至於紂

之惡而尚且為湯之所伐此則以見紂之不可不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之愛斯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所以立君者盖欲使奉天所以愛民之道而已故人君之職惟在於愛民愛民者民懐之民懐之則天與之矣苟不能愛民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而民叛之民叛之則天棄之矣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於桀紂不克奉天而肆為刑戮流毒下國

天不忍斯民陷於無辜也於是佑命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伐之為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非天偏私於成湯而偏疾於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既已如此況受之罪又過于桀其所以過於桀則下之所言是也剥喪元良者孔氏曰剥傷害也元良善之長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不如蘇氏之説曰剥落也喪去也古者

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以為庶
子而不得立者以其生於帝乙未即位之初以禮考
之則與紂俱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稱之曰殷王
元子此說是也賊虐諫輔謂比干也紂之所以剥喪
元良使之逃亡而不復追賊虐諫輔至於殺之而無
所惜者盖紂之意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者此其所以慢神虐民而肆然無所忌
憚也太史公曰紂資辯捷給聞見甚敏才力過人知

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此語不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武王數其罪以謂言之如此則信乎如太史公之言也凡此皆紂之罪所以異于桀者蓋桀之所不為而紂則為之也世謂桀殺關龍逄此未必然也武王以賊虐諫輔為紂之罪浮于桀者使桀果殺關龍逄則是與紂同罪矣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過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曰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武王亦

惟曰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是桀之所以亡者惟肆為虐政以殘害斯民不至于紂之窮凶極惡而無所忌憚也桀猶不免於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乂斯民也其者未足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所以知其以予乂民者以其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故知戎商之必克而有以承順上天之明命以乂斯民也戎大

也與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同大明之詩曰燮伐大商其言大商即此所謂戎商也戎商必克言商雖大國我必克之朕夢協朕卜漢孔氏曰言我夢之與卜俱合於美善此說非是既云朕夢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合於美善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高祖入秦闕范增使人

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若此之類所謂休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惡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于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非惟其驗之於天時有必克之理至於考之人事亦莫不然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則以人事而知其必克也受為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夷人夷人者言此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若等夷也雖有億兆夷人然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我之所與共事者惟治亂之臣十人雖但有十人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十人足以敵紂之億兆夷人也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其十人為誰至孔子舉此語而曰才難不其

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雖以為有婦人焉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為文母九人為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此亦但是以意揣之未必然也至劉原甫又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為邑姜夫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閎夭

之徒然亦不可一一如漢儒取必其當時之九人以足其數盖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既紂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我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苟其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周至也謂至親也此正如所謂親戚叛之但是假設之辭非有所指而言也而王氏則謂

指微子而言謂微子之徒以紂為無道而周有道故去紂而歸我此所以紂雖有至親而不如我之獲仁人也審如是則是周未興師而微子已歸周矣武王既得微子以為獲仁人然後興師往伐紂如此則是微子預亡其國為名教之罪人安得為仁人乎微子之歸國蓋在周既伐商之後某於微子之篇已論之詳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蓋天之視聽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
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身任
為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我一人之有罪蓋自
任天下之責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為天吏

也既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則伐紂之罪以拯斯民於塗炭之中者武王不敢不以此而自任也故我今必往而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之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人以張我之伐功苟能勝紂而安天下則於湯之功有光顯矣此又申結上文之義也受罪既浮于桀則武王伐之而于湯有光固其理也朂哉夫子者言此事乃爾將士之所當勉也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者漢孔氏曰爾將士無敢有

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必克矣民畏紂之
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據孔氏之意蓋
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
所以寧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懔懔然若崩
厥角恐其或為紂之用也蓋經文既言罔或無畏寧
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則孔氏之説不得不然
也武王既曉之以伐紂之意於是遂嗟歎而總結之
以告庶邦冡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既與我同心

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於紂
立定厥功則爾與我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書
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
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
增損潤色於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之
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

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
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
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盖伏生齊人也齊人
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
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
屬讀而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
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隷體定其可知者爾則
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儷

令成文耳學者生於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為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為出於帝王之手而不敢畧致疑於其間也孟子生於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況又燼於秦火爛於孔壁而增損潤色於漢儒之手乎

泰誓下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發于孟津既誓師而後行也孟津之會友邦冢君各以其師濟河然後進而陳于商郊武王將師之而行則必大廵六師明誓衆士告之所以伐紂弔民之意其曰六師史官之序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非謂周於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未克紂而有
天下尚為商之諸侯但有大國三軍之制耳此云六
師蓋指孟津之會所合諸侯之師而言之亦猶棫樸
之詩美文王能官人而其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合諸侯之師也中篇曰惟戊
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此篇曰時厥明王乃
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辭雖不同其實三篇之誓皆是
總告友邦冢君以及御事庶士但史官變其文耳若

謂中篇但告羣后下篇但告衆士則不可也武王既
大廵六師明誓衆士於是嗟歎而呼之曰我西土君
子盖當是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
西土之人也君子者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呉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是士卒亦可以謂之
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

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唐孔氏遂舉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以謂凡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據二孔之意蓋欲與下文狎侮五常之義相屬然而其說迂回費力此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

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
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爾惟天之
道其禍福吉凶如影響之應形聲無所僭差而紂則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此其所以
為天道之所斷棄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
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皆是人
倫之常道故謂之五典亦謂之五常今紂於此五者

狎侮而荒怠弗敬是失人倫之常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此云狎侮五常即孟子所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文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行之大為怠惰不敬天地鬼神以此兩句分為兩意則失之據侮五常但謂其狎五常怠棄之而弗行爾惟其自暴自棄失人倫之常道則是

失其本矣所以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也周希聖曰天非絶紂而紂自絶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說是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言正相反使紂不自絶于天天其忍絶之乎使紂不結怨于民民其至於怨之乎此葢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怒者皆其所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所以自絶結怨之實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禍福吉凶

大抵因見而已紂之結怨是乃其所以為自絶也故武王將論其罪惡貫盈至於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則必先之以其暴虐于民以失四海之心者斮朝涉之脛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剖賢人之心謂比干忠諫以其心異於人剖而視之此二者其暴虐之最甚者也故首以為言蓋朝涉而寒者在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斮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於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惟其忍於此作為刑威以殺戮無辜其毒痡徧於四

海之人也宜乎紂之亡無足怪者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崇信姦回之人而用之放黜師保之官而遠之屏棄

前世之典刑囚奴國家之正士宗廟社稷之所賴以

存者惟在老成人之與典刑耳今紂既崇信小人則於此二者皆棄之而莫之顧於郊社之禮則壞之而不修於宗廟之祀則廢之而不享故其所以孜孜惟日不足而為之者則惟在於作竒技滛巧以悅婦人妲己之類是也列女傳曰紂膏銅柱加炭火其下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之欲妲己之悅至於炮烙之刑以致其一笑則其所以為竒技滛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紂之暴虐至於此

極則失天下之心而民怨於下民怨于下則天怒于上於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使紂之必亡也時喪猶所謂時日曷喪祝斷也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於此時也天既絶紂而祝降時喪我國家適當天命之所歸則爾不可不孜孜然助予一人以恭行天之罰而致討于紂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此又舉其所聞於古人之言為之證也盖民之叛服無常也撫之則

戴之以為后虐之則視之以為讎一則以為后一則以為讎惟在於撫之虐之之間耳盖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天下之大而統之於一人夫豈一人之力足以勝此億兆之勢哉恃人心以為固爾故人君而能撫民則雖以一人而臨天下而有不可動之勢苟不能撫其民而虐之則失其所恃以為固者而一人之勢孤一人之勢孤則是一人矣以一人而與億兆之人為讎豈能一朝居焉故曰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言紂作威而殺戮無辜以與一世之人為讎則斯民無有戴之為君矣是獨夫耳獨夫者失其所恃之勢與匹夫無異與匹夫無異而且與一世之人為讎是自取滅亡之禍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其言蓋出於此苟不能撫民而虐之則是讎也非后也舉天

下之人而讎一獨夫豈為弑君哉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又從而為之喻以見意也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

然後不至於滋蔓武王言此者葢謂爾邦君庶士於我國家則當如樹德務滋必封植愈固然後斯民永享其利於殷也則當如除惡務本必去紂之虐然後其惡可得而絶故繼之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尚與汝務本以除惡也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此則言汝衆士當務滋以樹我國家之有德也孟子論湯之伐葛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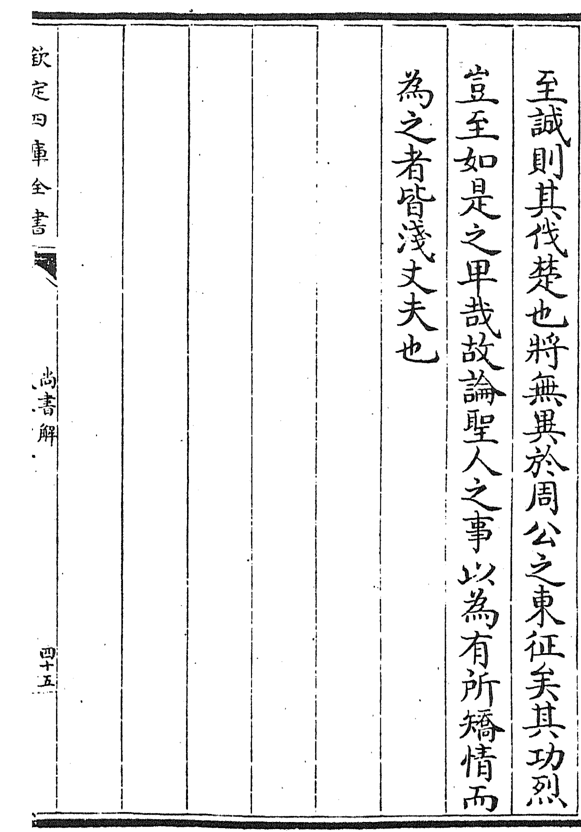
之於葛伯有匹夫匹婦之讎而猶且興兵以復之今也紂既洪惟作威毒痡四海以與一世之人為讎武王豈得恝然無所惻怛於其心哉故我小子當與爾卿士殄殲乃讎蓋我能與汝去紂之惡則是撫汝而可以為汝之君矣汝衆士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蓋為滅紂而勝之則將長為汝之君而撫汝矣汝不可不一德一心以翊戴之也武王所以三令而五申諄複告戒以致其所以弔民伐罪之意者可謂盡矣

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
則其所以用其衆士也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
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欲其衆之用命
則必欲示之賞罰之必信也湯誓曰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大抵行陣
肅師謹重其事其言不得不出於此非誘之以重賞
動之以嚴刑以冀其從已也既告之以賞刑之必信
於是遂嗟歎而言其臨事而懼不敢自寧之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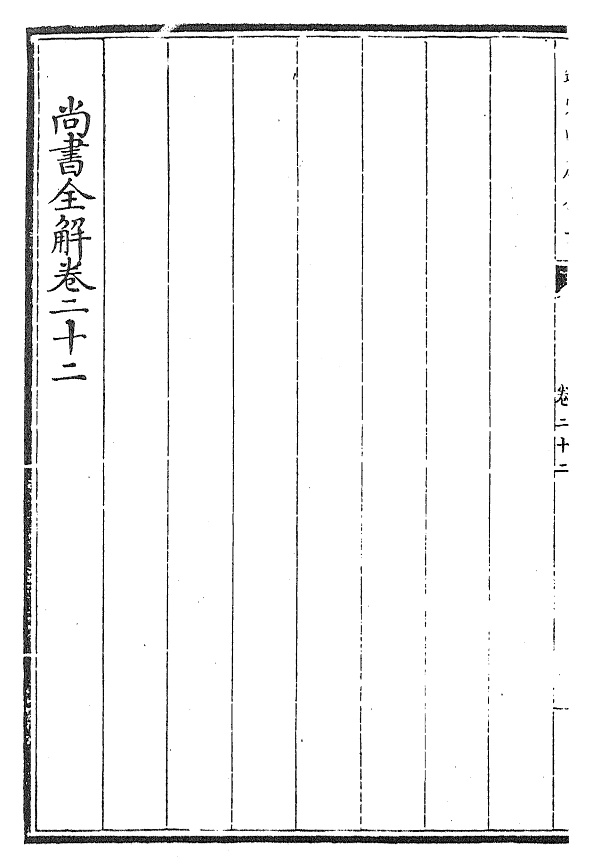
惟我文考之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在上近而西土遠而四方無所不被文考之德其光顯于天下也既已如此則我有周誕受多方以有天下是我周家之於紂蓋有必勝之理矣所不可知者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遂克紂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伐功也以我文考無罪故我國家得以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勳使此行也受克予則非朕文考之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我國家所以應天順人者

不克終而斯民復蹈於塗炭之中而莫之拯救此蓋其兢兢業業志不忘於夙夜故雖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無一毫詐偽於其間而先儒引此為湯武假設以求衆心之辭此說大害義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湯

武以臣伐君皆本天人之談至於東征西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惟其至誠為能動故也使其誓誥多方之言非出於中心之誠然者而設為恐懼之辭以求衆心則不誠莫大焉既不誠矣其何能動哉齊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則假設求衆心之辭盖其心本不如是而徒以權譎濟一時之宜所以不能動人使之必信使桓公之此言出於中心之



至誠則其伐楚也將無異於周公之東征矣其功烈豈至如是之甲哉故論聖人之事以為有所矯情而為之者皆淺丈夫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七頁前一行等而上之刋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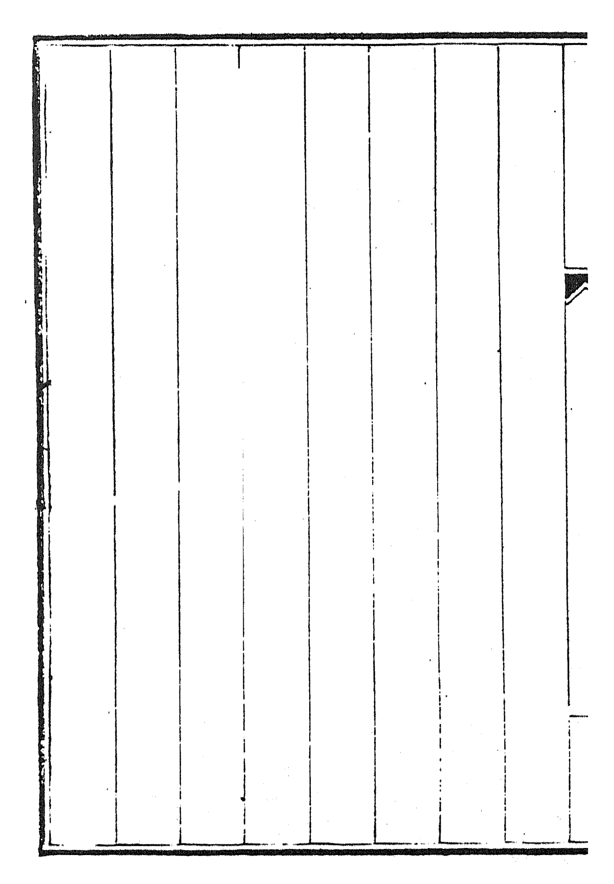
訛導據禮記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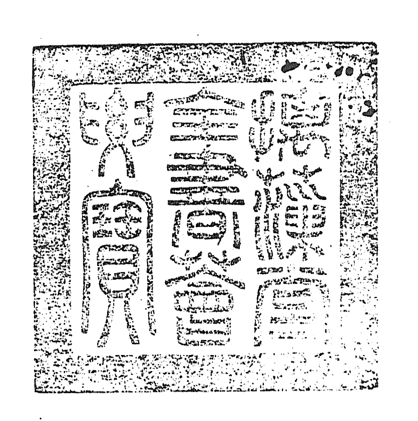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第二十六頁後八行至於桀紂刋本紂

訛跖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其實三篇之誓刋本實訛定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